

煉獄

周楞伽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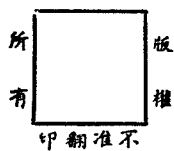


煉獄

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初版

實價每冊一元二角

煉獄



著者 周 楞 伽

發行者 上海羣衆出版社

總經售 上海羣衆雜誌公司

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第一章

「轟隆！轟隆！」

從××牌炮口裏發射出來的這聲音，震破了一九三二年新春的空氣，使得全上海人的心都卜卜的發跳。

有着三百萬居民的上海，現在已完全落入恐怖的空氣裏了。這恐怖的空氣表現得最明顯的是：熱鬧的地方更加熱鬧，冷靜的地方更加冷靜。

路旁的商店一律罷了市，鐵門和排門關閉得緊緊的，門上多半貼着一張白紙，白紙上印着八個黑色正楷大字：「×兵犯境，罷市禦侮。」

天是陰黯的冷。有風。風把人的心吹得更加空洞，不安定。

這時，在靜安寺路西藏路口，正展開了空前未有的大動亂的一幕。汽車，搬場車，黃包車，密密層層的嚙接着，怒潮似的由北而南，車上堆滿了人和箱籠鋪蓋，一望而知都是逃出了蘇州河以北的危險

區域，避難到公共租界法租界等安全地帶去的。站在十字路口指揮車輛的華捕臨時增加到七八個，再加上四五個印度騎巡，騎着馬在路上「得得得」的來回校巡，還嫌手忙腳亂的，不敷支配。

而在另外一邊，沿着跑馬廳一帶，則東一簇西一簇的，聚集了許多人，七嘴八舌的亂談着前線的戰況，時而還雜着幾句戰事及於本身的不幸的影響。

「犯關犯關！真正犯關！連東方圖書館都發××赤老燒光格哉！」

「逢豈話其阿拉頂冤枉！一片店開勒開北，碰着仔格夥禽娘格××赤老，一夜工夫榮弄弄，實頭勿曉得啥能樣，就弄得仔格精光大吉哉！」

「故種事體有啥希奇？要說冤枉末，侬篤哈人勿是一樣格介！」

「×××軍倒也厲害，就可惜勿肯打進□□裏向來！真勿曉得是哈格話頭！侬篤大家想想看：×兵好望□□裏向打出棄末，×××軍爲啥勿好望□□裏向打進來介？阿要氣數！」

在這些混亂的羣衆中間，有一個少女，却與衆不同的傲慢地在路上走着。那少女的年紀約在十八九歲左右，穿一件淡藍色自由布旗袍，上身罩着件深灰色絨線衫，腳上一雙平底皮鞋已有幾處破裂，面部毫沒有脂粉的修飾，但健康而又多血的膚色却形成了她自然的美麗。

她走着，不時把輕蔑的眼光投射到那些混亂的羣衆身上去，帶着十二分看不起的神氣，咬緊了嘴唇，臉上顯着堅決而又慘刻的笑容。

忽然，天空中發出了一陣「杭杭」的響聲，不知是那一個眼快嘴快的人說了聲：『不好了！××飛機來了！』立刻，人叢中起了一陣狂喊，東一簇西一簇的人全合在一起，攙擁向西奔逃。雖然有幾個頭腦清楚的人，仍舊站住了不動，大聲喊着：『跑不得！跑不得！』但却全沒有一些用處。

那少女才站定腳步，還沒有定睛細看，便被黑壓壓的人潮衝得接連向後倒退了兩步，幾乎跌下去。她有些憤怒了，連忙把插在絨線衫袋裏的手伸出來，用力推着那些衝到她身旁來的無意識的羣衆，一壁抬頭向天空瞞望。

天空中飛着的幸虧不過是一架偵察機，並沒有帶着足以把那些擁擠在一起的羣衆炸成塵粉的炸彈，灰白的天光反映在機身上，很清楚的把一個紅色的圓形標識送進人眼裏。那飛機，在人們頭頂上轉了一周，便緩緩的向北飛去了。

看着一架平凡的飛機竟把羣衆駭成這樣子，那少女止不住感慨地冷笑了一聲。她並不同情於那些羣衆，倒反希望飛機裏落下一顆炸彈來，把他們炸成灰燼。因為留着這些畏怯混亂的小市民們在世，並沒有什麼益處，有時說不定反會把事情弄糟了的。她重新把雙手插入衣袋裏，堅決而又無畏地徐步走着。

一個老槍報販捧了一大疊印着刺目的紅字報紙迎面走來，嘴裏高喊着：

『阿婆看到××兵吃敗仗——三個銅板一張！』

這喊聲，使那少女興奮地笑了。她很快的取出三個銅子來，向那報販買了一張報紙，邊走邊看，全神都貫注在報上所刊的消息裏，暫時忘記了身外的一切。

「嗚嗚——」一輛一九三二年新式道奇六缸汽車風馳電掣的由東而西，從南京路駛上了靜安寺路，開足了速率，喇叭捏得怪響的前進。忽然向後一退，斜刺裏開到路旁邊去，「軋」的一下停頓住了。車門開處，伸出一顆燙着波浪紋頭髮的摩登女性頭來，衝那看報少女的背影便喊：

「孫婉霞！孫婉霞！」

被喚做孫婉霞的那少女回過頭來，看見了那車上的那摩登女性，面色略微變了一變，但仍舊很冷靜，並不像對方那樣激動。她淡然的點了個頭說：

「哦！是你，葉露玲。」

葉露玲却很快的跳下車來，笑着握住了孫婉霞的手說：

「婉霞，多時不見了，你怎麼竟不到我們那邊去？忘記了從前在學校裏和我的約定了嗎？」

孫婉霞略微皺一皺眉頭，她有些怕見這在她面前的新興資本家的女兒葉露玲。她和葉露玲雖是同學，但因彼此身分不同，平時並不十分親密。無奈葉露玲好像和她有着特殊緣法似的，她並不理會別的同學，只是對她一人顯着殷勤，使她無法拒絕她的好意。記得在戰事未發生以前，葉露玲確曾和她說過，萬一有事，要她和她姊姊搬到她家去住。她那時口頭上雖答應着，但却並未放在心上，隨

卽就忘記了，想不到葉露玲竟當了真，直到這時還責備她不該失約，這倒使她覺得有些對不起人。她只好勉強笑了笑說：

「怪我不好，竟忘記了！真該打！」

「打是不敢的，不過今天無論怎樣，你一定要到我們那邊去一趟。」葉露玲說着，便挽住了孫婉霞的手臂，要把她拉上車去。

「對不起！我現在還有些小事，不能去，過幾天我一定來看你。」孫婉霞掙扎着說。

但沒等她把話說完，她的身子已被葉露玲拉上車了。葉露玲笑着把她按在車墊上，隨手「砰」的一聲帶上了車門，車子便繼續向前開行起來。

孫婉霞這時才開始注意到葉露玲身上。她出神地望着她那身時式冬大衣，那只有鴻翔公司櫥窗裏才能陳列出來的新奇的款式，使她的眉毛不禁微微一動。她略帶幾分鄙薄意味的向葉露玲說：

「哦呀！好一位尊貴的小姐！難得你有這種閒情逸致，當這敵人大舉屠殺我們民衆的時候，還一些不在意的穿着新衣裳坐汽車出來兜圈子出風頭。」

葉露玲有些不服了，她抗聲說道：

「婉霞，你不要誤會，我這次出來，並不是想出什麼風頭，實在是去出席女界慰勞前敵將士大會的呢。」

孫婉霞哼了一聲，並不回答。她早已在報紙上見識過這些都市裏太太小姐們的巴戲，同時也十分看不起這救國其名出風頭其實的巴戲。

葉露玲却在問了：

『婉霞，你現在住在哪裡？』

孫婉霞將身靠在車背上，隨手向車窗外一指，外面是馬霍路。

『你還和你姊姊住在一起嗎？』

孫婉霞點點頭，眉毛又微微皺攏了。她很討厭人家向她提起姊姊來。姊姊，這完全是一個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式的人物，她的生活思想和夢都與她不同，她和她是處在兩個世界，永遠找不出共通的地方來的。

葉露玲似乎也已經憶起孫婉霞和她姊姊不和，便不再問下去，很伶俐的把話鋒轉到她自己身上來。她笑着靠近了孫婉霞一些說：

『婉霞，你知道嗎？我又新交上一位朋友了。』

『什麼朋友？是男的還是女的？』孫婉霞不在意地問。

『當然是男的，我的女朋友少得很，有了你，我也不想再交什麼女朋友了。告訴你，這位新朋友的，思想很不錯呢！我覺得，除了你以外，是沒有人能和他比並的。』

孫婉霞心一跳，不自覺的坐起身來，望着葉露玲的臉。她的自尊心被葉露玲傷害了。她不相信在葉露玲的朋友裏面，居然還有可以和她比並的人。於是，便略帶囁氣模樣的問道：

「他是誰？叫什麼名字？你又怎樣認識他的？」

「他叫林幻心，是一個中學教員，新近由杜季真介紹，我才認識他。」葉露玲得意地說，聲音裏充滿了興奮。

孫婉霞默默的唸誦着「林幻心」這三個字，隨即便搖了搖頭。這名字對於她完全是陌生的，她從不會在什麼地方見到聽到過。同時，她又想起葉露玲的朋友，工會職員杜季真的顯預模樣了，從這種人手裏介紹出來的朋友，至多也不過是個一知半解的人物而已。葉露玲的崇拜他，正足顯出她的淺薄。於是，她便淡然一笑，不再把這事放在心上。

車子很快的向前進行，已將近開到靜安寺路底，突然向赫德路一折，又彎上了愚園路，不久，便有一座小小的西式洋房在她們眼前現出來。車夫捏了一下喇叭，兩扇鐵門便向她們開放了。門內是一個院落，中間有一個羅漢柏樹。車子一直開進門裏去，繞着那圓徑轉了個半圓的彎，才停在客廳前的雲母石級邊。

二

這裏要約略說一說葉露玲的家世：

葉露玲的父親葉常青是一位華僑，同時也是一位大企業家。他獨自在南洋羣島經營了許多種事業，又不斷的投資到別的新事業上去。這些經營和投資都很順利，他私人的財富一天比一天增加起來。直到最近，受了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，又因殖民地政府新發表的限制條例很苛刻，知道在他的事業上已沒有發展的可能，於是便趁勢急流勇退，把所有事業完全收束，攏了他全部資產和唯一的愛女回國來，在上海開設了一家銀行，做着抵押放款地產儲蓄等事業，並暗中操縱着金融公債的市場。同時，又在愚園路上買下這一座小小的西式洋房，做他們父女倆安身的地方。

因為人是華僑，和西方先進國家的思想接觸得早，所以這壯年人的頭腦是很新穎開通的。他並不像中國舊式頑固的父母一樣，不拘什麼事都要代兒女們包辦，他是一切都聽憑着他女兒露玲的自由。他任她在外面交朋友，任她把朋友引到家裏來。看他的意思，似乎只要他女兒看中了誰，要和誰結婚，他是無不樂於贊助的。

這時，他正捧着一杯紅茶，斜靠在沙發上鴨絨墊子的一角，和對面紅木椅上坐着的他女兒的兩個青年朋友林幻心杜季真談着話。但他並不把注意力放在談話上，他顯然另外有着心事。這心事最大的，當然是擔憂這次戰事給予他的損失，他現在的事業幾乎完全停頓了，放出的款子收不回來，存儲的款子却要在他身上吞吃利息，尤其是新近買收下來的幾家工廠，他本來打算用金融作基礎，操縱牠們去製造利潤的，現在也不得不停頓了。此外，還有着兩件小小的心事，第一是他新近看中了一

位名叫小玲瓏的妓女，正約定今晚在她妝閣裏報效和酒。他想早一刻去好多溫存一刻。第二是他女兒出去了，直到此刻還沒有回來，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，惟恐她會碰到什麼危險。

他的心事是這樣，而在他對面的兩個年青人，也都不大把興趣集中在談話上。那工會職員杜季真，心頭正懷着一種願望：他知道葉露玲對於她自身的婚姻是有着完全自主權的，所以他想在她面前，試試他的運氣。至於那中學教員林幻心呢，則時時都把他的念頭轉到他所掌教的那個因戰事停了課的學校上去。他們都因為閒着沒事，偶然在路上相遇了，便一同來訪葉露玲，却沒料到葉露玲會不在家，這時雖然和她父親談着話，但因為年齡和身分的不同，兩人都不免稍稍感到一些拘束。

車子恰好就在他們的談話中間開到了客廳前。葉露玲仍舊緊挽着孫婉霞的手臂，走上客廳去。她們的出現，使客廳裏的三個人都站起來了。

葉常青首先用埋怨的口氣向他女兒說：

「露玲，你怎麼出去了這多久才回來？車子已經停在外面了嗎？」

葉露玲點點頭，葉常青便不再說什麼，按鈴叫僕人去吩咐保鏢預備，隨即又圓滑地笑着向客廳裏所有的人說了聲：「少陪！」帶一種新式銀行家的風度，很快的走下客廳去了。

這裏葉露玲才開始回過頭來，招呼她的客人。她一眼看見了林幻心，不禁愉快地笑了，那意思好像說：「真湊巧！恰好你也在這裏！」於是，她便毫不遲疑的把孫婉霞拉到林幻心面前去，在他們兩人

間，互相介紹起來。

林幻心微微鞠了一躬，他好像不十分看重這介紹，因為在他面前的那少女模樣太平凡了，看不出什麼偉大崇高的地方來。這輕藐的舉動引起了孫婉霞深刻的反感；她本來就有着一個看不起這青年人的心，現在見他居然竟這樣藐視她，不禁分外動火，索性理都不理他，自顧背轉身去，看客廳裏的陳設。

葉露玲却沒有留意到他們兩人的態度，她只代他們介紹了一下，便好像已經盡了她的責任的，走到杜季真身旁去，和他談話。杜季真今天的模樣有些兒怪，連一句極平常的應酬話，說出來都要用着十二分的力氣。這使葉露玲暗暗有些納罕，她正想明瞭是什麼原因使得他如此，不料孫婉霞忽然在她肩上拍了一下，向她說：

「露玲，我要回去了。」

葉露玲喫了一驚，慌忙伸手把孫婉霞拉住。

「婉霞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來了就去，太不給我面子了！難道我這里有東西會吃你嗎？」

孫婉霞笑了一笑說：

「吃我的東西是沒有，不過我很有些討厭你這客廳裏的空氣。這裏的空氣是太貴族化了，連一個平常人到了這裏，也會忘記了自己的身分，看不起人來。」

說着，她很快的橫了林幻心一眼。她這話顯然是爲林幻心而發，林幻心也很明瞭。他並不生氣，倒反爲她的話引起了注意，覺得先前的藐視她是不對的，開始歉仄地向她微笑了。

這一笑，才弭平了孫婉霞的情怒，同時也給她發見了這青年人的幾分可愛處。她不再固執着要回去了。

葉露玲見已沒有問題，便繼續來和杜季真談話，好奇心使她急於想明瞭杜季真今天的言語舉動爲什麼這樣不自然。杜季真却好像有所顧忌似的，他紅了一會臉，觀一箇空虛，悄悄向葉露玲招了招手，便朝客廳外走去。

兩個人，一前一後的，默默地走下了雲母石級，誰都不說一句話。直到走近那羅漢柏園徑右首，一陣尖銳的冷風吹來，使得葉露玲打了個寒噤，她才略帶惱意的呼喚在前走着的杜季真說：

「喂！季真，你有什麼話，請就在這裏說罷，外面冷得很呢！」

杜季真立住腳步，看着葉露玲，他的神色忽然非常忸怩起來，舌頭上像壓着千鈞石塊一樣，訥訥的說不出一句話。這使葉露玲漸漸的感覺有些不耐了，她覺得這樣站在冷風裏却沒有一句話說的行爲實在太傻，於是，臉上便現出不願意的容色來。這容色，當然逃不過杜季真真的眼光，他心裏暗暗有些發急，話却越急越不容易出口。過了好半晌，他才鼓着勇氣，吞吞吐吐的說道：

「露玲，你總能够明白我的意思的。實在，我的生命是太沒有趣味了！我覺得，只有你的愛情才能

增加我生命的意義。今天我想請你對我表示一句：你到底愛不愛我？」

葉露玲初時似乎呆了，但聽到後來，她却大笑了。她指着杜季真說道：

「你這人，我真說不出你是怎樣的糊塗！你也不想想現在是什麼時候，居然還在談情說愛的，聽了都叫人覺得好笑！」

杜季真的心猛然向下一沉，一刻前作着的許多美麗的夢和幻想完全破滅了。雖然葉露玲並沒有明顯地拒絕他的要求，但他忍耐了多時好不容易才得表白出來的願望，却被她用調笑的口吻輕輕結束，總不能使他不抱悲觀；至少，他將來決不會再有像今天這樣鼓着勇氣說話的時候了。他低着頭，很失意的把眼光注視在地上，一種淒涼的況味包圍着他的心，他的眼淚幾乎忍不住要落下來了。

葉露玲却不去理會他，她先前原不過是好奇，才跟着杜季真到外面來，現在已經明白杜季真的變態原來是心頭有着一個可笑的復想，她當然更沒有陪他站在冷風裏的必要。於是，她便撇下杜季真，重新向客廳上走去。

客廳裏，林幻心正和孫婉霞談着話。他們兩人的態度已不像先前那樣格格不入，但意見似乎還不大融洽。

他們在討論着這時代裏青年人所應有的態度。

林幻心以為現在的中國還逗逗在半封建期內，舊的封建思想還沒有完全消除，還具有絕大的

支配勢力。青年人既然生活在這社會裏，處處都不免要和這社會接觸，在應付方面，就不能不稍爲審慎。所以他主張，一個青年人應該有二重人格，一重新的和一重舊的，新的人格對舊社會絕對不妥協，舊的人格却不妨調和在舊社會裏，換一句話說，便是思想儘管和舊社會敵對，行動却不妨和舊社會一致，這是時代環境使人不得不如此，值得別人同情和諒解的。

孫婉霞却反對他這意見，並竭力攻擊他這動搖的傾向。她以爲一個青年人，不但不應有二重人格，就是思想和行動之間，也不應保持着相當的距離。他如若看出這社會是束縛他的，有害於他的，就該起來，向這社會反抗，從一切惡劣環境的包圍中，衝殺出一條血路來。倘只爲了苟安的緣故，便不惜出賣自己的靈魂，和束縛自己的社會取一致的步調，那到頭不但貽害自己，還足以貽害整個的人類。

葉露玲走上客廳來時，正是他們兩人爭辯得極劇烈的時候。

林幻心說：

「密司孫，你的主張固然不錯，不過你也不要太看輕了自己，自己的生命是和真理有着同樣可貴的價值的。」

孫婉霞冷笑了一聲說：

「我就不會把自己看得太大？我算得什麼，我不過是四萬五千萬人裏面渺小的一个罷了！越是

把自己看得大的人，顧忌也越多，不論作什麼事，都要預先考慮一下，更由考慮而狐疑，由狐疑而猶豫不決，結局只有墮入哈孟雷特一樣悲慘的命運。」

『不過唐吉訶德的結果似乎也不大好。』

『唐吉訶德的結果雖然不好，比起哈孟雷特來却高明得多了。』

看着他們兩人相持不下的樣子，葉露玲覺得很好笑，同時也不能不用調人的口吻來說話了。

『算了罷，大家都是初見面的朋友，何必鬧到面紅耳赤呢！難道你們兩人的思想，就找不出一些接近的地方來嗎。』

孫婉霞把頭一搖，冷冷的說：

『遠得很哩！我們兩人的思想，好像隔着一條大河，河上並沒有橋樑。』

林幻心站起來了，他很誠懇的向孫婉霞說：

『密司孫，對於你的思想，我是非常的佩服。我自己很慚愧我見解的不澈底，不過目前被環境限制着，也無法可想。我相信，我總有一天會和你一樣的。如若你以爲一個人不是永遠固定不變之話，就請你和我握一握手，引我作你未來忠實的朋友。』

孫婉霞似乎被這話感動了，她很大方的伸出手來，和林幻心握了一握。

這一握手，給了林幻心莫大的愉快，他感覺自己的生命是在昇華了。他開始歡笑着，向她和葉露